

doi: 10.3969/j.issn.1671-7864.2012.01.026

# 从认知隐喻角度看《诗经》婚恋诗中的水意象

孔元元

(河南工程学院 外语系,河南 郑州 451191)

**摘要:**随着认知语言学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人们普遍认识到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更是一种认知和推理的过程。本文以《诗经》婚恋诗中的水意象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索和验证隐喻作为人类思维和认知方式的普遍性及其存在程度,并探求这些隐喻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类认知的共性。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隐喻;水意象;诗经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864(2012)01-0059-02

## 一、认知隐喻理论

1980年美国语言学家Lakoff和Johnson出版了一本划时代的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Lakoff等认为,隐喻不是语言表达式,而是概念系统中的跨域映射。隐喻的发生地根本不在语言中,而在我们通过另一个概念域对某一概念域概念化的方式中。隐喻就其本质上来说是概念的,而不是语言的。隐喻是我们理解抽象概念,进行抽象推理的主要机制。这样彻底否定了传统隐喻理论观点。隐喻不只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人类思维就建构在隐喻之上。隐喻通过人类的认知和推理将一个概念域系统的、对应的映射到另一个概念域,这就是把隐喻上升到人类认知高度来认识,以此来解释人类概念的形成、思维的过程、认知的发展、行为的依据。这是语言研究和认知理论上的一大突破。

根据Lakoff等的理论,隐喻包括(1)源域,通常是具体的、熟悉的;(2)目标域,通常是抽象的或是不太好构造的;(3)一组映射关系或对应。他们认为隐喻是从一个比较熟悉具体易于理解的源域,映射到一个通常不熟悉抽象的较难理解的目标域。在映射过程中,源域与目标域两域之间有一组对应关系,其认知基础是意象图式。在当代隐喻理论中,区分客观相似与经验相似是Lakoff等解释创造相似性的核心。在隐喻创造相似性的问题上,Lakoff和Johnson认为客观相似性不存在,只有经验相似性才是真的。

## 二、《诗经》婚恋诗中水意象的表现形式

《诗经》中最能打动人的是那些关于恋爱和婚姻的诗,而其中相当一部分情诗与水有关,人们或以水起兴,或以水为喻,或干脆把男女恋情放在水滨泽畔来展开。水在这里成为一种出现频率很高的意象,与情结下了不解之

缘。“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打开《诗经》,开篇就把我们带入了这水气淋漓的情感境界。

### (一)悠悠流水 情意绵绵

水边往往是恋人相会、分别的场所,《邶风·桑中》就写出了这幽会之后淇水边的无奈别离“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河水就成了最易触动离别相思情怀的意象,而当恋人们思念自己的心上人时,又总会不由自主地来到河边,借流水寄托自己绵绵不断的情思和无以排遣的忧愁。《周南·汝坟》写一女子在汝水边砍柴时,思念她远行的丈夫“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陈风·泽陂》写一男子思念在荷塘边遇见一位美丽的姑娘“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邶风·柏舟》则以河水的动荡不定暗示内心情感的强烈“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维我仪”表达了女子对爱情的坚贞不渝。可见,河水既是触发情思的意象,也是抒发相思之苦的主要意象。

《诗经》婚恋诗中还有一类诗——弃妇诗,在这类诗中,水也是触发情思、抒发情感的意象,但这里更多的是悔恨和怨愤。《召南·江有汜》中的抒情主人公在丈夫另有新欢之后,面对滔滔江水抒发了内心极度的哀怨悲愤“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江有渚,之子归,不我与。不我与,其后也处。江有沱,之子归,不我过。不我过,其啸也歌。”《卫风·氓》中的弃妇在被弃回家经过淇水时,以“淇则有岸,隰则有泮”作反比,倾诉自己的悔恨和忧伤。这悠悠流水曾是他们恋爱、结婚的见证,如今,丈夫却违背誓言抛弃了她,触景生情,怎不令人徒增伤感和怨恨。

### (二)有位佳人 在水一方

水是生命之源,但在船舶和桥梁不发达的古代,也曾

收稿日期:2011-11-26

作者简介:孔元元(1983-),女,河南省商丘市人,硕士,河南工程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认知语言学。

给人们的交通往来造成了很大的阻隔和困扰,令近在眼前的事物,仿佛又远在天边,造成可望而不可及的惆怅与痛苦。仔细品味婚恋诗,在描述男女情爱难以畅通时,大都写到了水,并多带有悲情的意味。以水的形象描绘,显示出距离和阻隔,表达出男女相思的痛苦。《周南·汉广》就是以江汉难以渡过为比,抒写了男子爱慕女子,而又不能如愿以偿的惆怅、苦闷“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这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意境在《秦风·蒹葭》得到了完美的表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诗中,主人公所追求的佳人,由于隔着河水,宛若天仙般飘忽不定,诗人上下左右,不断求索,然而远道阻隔,可望而不可即。在这“秋水伊人”的意象中,我们能体会到主人公那深深的企慕和求之不得的惆怅。

### 三、《诗经》婚恋诗中水意象形成的隐喻分析

由此可见,《诗经》婚恋诗中的水不仅象征着男女之情,爱慕、思念、渴望、追求,也象征着对男女之情的阻隔、约束。作者选择用悠悠流水来作为隐喻来形象地诠释男女之间的爱情。这种水意象是“在漫长的历史形成过程中,先民无数次对水的感悟转化成的一种心理积淀。”

#### (一) 水意象形成的地理环境

我们认为,这首先与我们祖先所生存的地理环境有关。人类的早期文化,多依河流而起。同时河流也是孕育生发文明的摇篮。同样,中华民族的发祥也缘于长江、黄河等河流。《诗经》中,记述古代先民在江河两岸繁衍生息、劳动生活的诗,就有六七十首之多,涉及的河流有二十多个,除了大家熟知的黄河、长江、淮水、汉水、济水、渭水、泾水之外,还有淇水、汝水、溱水、洧水、汶水、汾水、漆水等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这“水边的爱情”的咏叹乃现实使然。同时,水这一物质与爱情在品质上也有某种相通之处,柔情似水之细腻婉转,涓涓流淌,不绝如缕。

#### (二) 水意象形成的文化内涵

《诗经》婚恋诗中水意象形成的后面还蕴涵着深沉复杂的文化内涵。首先,这与先民的水生殖崇拜观念有关。在原始人眼里,水具有滋养万物的神奇力量,是生命力的象征,也能促使自然万物的生长发育,也能使人生育繁殖。《史记·殷本纪》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誉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

契。”《国语·晋语》说“昔少帝取于有娀氏,生黄帝、炎帝。”这些古老的水生神话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对水能创造生命的认知心理。其次,这也和当时的社会风俗习惯有关。上古有“会男女”的奇特风俗,《周礼·地官·媒氏》载“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无大家者而会之。”“会男女”就是让还未成家的青年男女自由相会、婚配。而“会男女”的场合往往在水滨泽畔。

水作为天然的屏障本身就具有隔离的意味,《山海经·海外西经》载“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居,水周之。”“水周之”明确说明了水的这一阻隔的作用。这固然反映了先民对水的敬畏的心理。因为水在给人类带来生命和希望的同时,也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害。然而《诗经》时代,在礼的作用下,水所代表的已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空间的阻隔,更是一种约束男女交往的道德力量。

###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诗经》婚恋诗中的水意象进行认知隐喻分析,发现隐喻作为人类思维和认知的方式是普遍存在的;通过对《诗经》婚恋诗中隐喻的梳理和整合,我们发现了这一重要隐喻:悠悠流水即绵绵情意;这类隐喻的源域都来自最基本的生活经验和对基本自然及社会现象的观察,和目标域之间具有很强的相似性,起着很好的化无形为有形、化抽象为具体的映射作用。这也证明了隐喻不仅是语言形式,更重要的是人类普遍的认知方式,是人们思维、行动和表达思想的一种系统方式。

####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 &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0.
- [2]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7. 2003, (4).
- [3] 毛诗正义(珍仿宋版) [M]. 北京:中华书局.
- [4] 宋·朱熹. *诗集传*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0年新1版.
- [5] 清·方玉润. *诗经原始*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 [6]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7] 严华英. *诗经* [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2.
- [8] 邱玉华. 意象图示与阅读理解 [J]. 辽宁教育学院学报, 2003, (1).

## A Metaphorical Study of Water Images in marriage and love poems of The Book of Poetry

KONG Yuan-yuan

(He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Zhengzhou 451191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st decades, with the advent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metaphor is more than a figure of speech; rather it is seen as a reasoning and inferential process. This paper selects the water image in marriage and love poems of The Book of Poetry as the object of study,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universality of metaphor, which is deemed one of the basic means of human thought and cognition, and to know whether the common point of the metonymies in the two languages is a mirror of the cognitive universality of human beings.

**Key wor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metaphor; water images; The Book of Poetry

[责任编辑 孟蕴华]